

平劇本事

第一冊



復旦大學圖書館
登記號

平劇本事

41157

1/62点

序例

本書命名爲「平劇本事」，並非「平劇說明書」之謂，乃是就本組前所編之「平劇選提要」所選入的劇本情節而寫成的通俗小說。雖說是根據劇本寫成的，可是這百篇小說中，有許多篇，篇中有許多點，是和劇本不同。因爲——

一、戲劇與小說在藝術表現形式上是絕不相同，所以有時因了形式的限制，二者在內容上很難求得完全一致。

二、劇本立意有「歪曲」「含混」的地方，編者本社社會教育的觀點，把「歪曲」的地方糾正過來，把「含混」的地方明顯起來。

三、本組前所選的一百個劇本，有百分之八十是本組所收藏的，百分之二十仍在徵集中。所以編本事時，除了依據現有的劇本外，其無劇本者，則全靠編撰者的記憶而寫。



FUDAN JP20000037077H 復旦圖書館

成，細微情節，間有遺略，也許是不能免的。

四、這百篇小說中，有許多篇是選行「剪裁」「節錄」了舊小說的原文。因為（一）舊小說與戲劇在結構上相同，（二）在立意方面也相同，（三）文字亦巧合本事體裁。

編撰本事的目的是，在推行民衆教育，輔助戲劇教育，所以立意力求允當，文字力求通俗。除本組負責編撰外，更廣徵外稿。只因撰述人手衆多，所以文體、風格、也不易使之完全一致。

民國二十九年春，開始編撰，迄冬完成，原擬附「修訂劇本」印行，現以修訂工作尚在進行中，短內不能全部修訂完竣，所以改定將本事提前單獨印行。

平劇本事 第一冊

目 錄

鞭打蘆花	一
伯牙摔琴	三
摘繯會	八
搜孤救孤	一〇
臥薪嘗胆	一八
浣紗記	二七
哭秦庭	三〇
孟母擇鄰	三八
完璧歸趙	三八
將相和	四八
黃金台	五一

全本字雷錄

蕭何月下追韓信

取紫陽

鴻門宴

盤酒令

縱樂教父

蘇武牧羊

新經堂

玉門關

趙五娘

全本貂蟬

捉放曹

打鼓罵曹

挂印封金

一五五

一六〇

一六八

一七二

一八〇

一八五

一八六

一九四

二〇〇

二〇四

二一四

二二三

一二六

一二九

鞭打蘆花

閔子騫，名損，春秋時，魯國人，性至孝。他是孔夫子的弟子，孔夫子就時常稱贊他的孝行。

閔子騫年小的時候就死了母親，他父親閔習公續娶李氏，李氏又生了兩個孩兒，大些的叫子剛，小的還在襁褓中。

子騫雖然年紀不過十五六歲，但他很懂得孝敬父母的道理，處處謹慎，事事小心，不料繼母李氏有所偏愛，子騫是他親生的，她就疼愛的了不得，子騫不是她親生的，她就一點不疼愛他，還時常在習公面前說子騫的不是。幸得閔習公把三個兒子一般看待，不大聽她的話，所以一家還能平安無事的度日。

一天，正是數九寒天，滴水成冰，穿了厚棉袍子，都覺得寒氣逼人。閔習公因急於要到前村去會友，帶了子騫子剛哥兒兩個同去，想教他們學習兒人的禮節。冒着東北風，命子騫趕着車子，習公同子騫坐在車上直向南莊走去。

出得莊來，寒風越吹越大，子騫凍得身子發抖，手拿不住韁繩，幾乎把車子弄翻了，閔習公拉緊韁繩，罵他氣：「他穿的衣服與他弟弟是一樣的厚，小弟卻不覺冷，他反倒裝出冷的樣子。莫非是想

平劇本

偷懶，不願趕車子？」習公氣忿忿的停住車子，問他為什麼這麼冷？子壽跪下，一言不發，可是身子還在抖着。習公更加生氣，牽過鞭子，就向子壽身上抽打。不料鞭子下去，衣服破了，只見一團團的雪花飛了出來，隨風飄舞，原來棉袍內並不是棉絮。習公這才明白子壽寒冷的原因，抽起子壽，不覺落下滴滴的熱淚。

也不到前莊去了，也不坐車了，教兩個孩子地下走着，習公自己趕了車子，一直趕回家中。李氏尚不知事已揭穿，仍假陪着小心上前迎接，問長問短。習公便責備她不該如此待過子壽。李氏不服，還在巧言分辯。習公見她一點沒有悔過的意思，恐怕子壽以叔姪要父母折辭，遂把心一橫，寫了一紙休書，又叫子壽去請他外祖父母前來領李氏回去。子壽趕忙跪在父親面前，流着淚說：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

習公聽他說得有理，不禁熱淚直淌。說：「吾兒尚有手足之情，但是她毫無母子之情！」父子相抱大哭。

這時李氏幡然悔悟，上前抱住子壽說：「兒呵！都是爲娘的不是，你能如此爲你的弟弟設想，我能再不疼愛你嗎！」

子華見爹爹哭，媽媽哭，哥哥哭，一家人都成了淚人兒，他不知所以的也跪在地上，號啕大哭起來。

晉公見此光景，心腸就軟了，知道李氏真心悔悟，便對李氏說：「再不要哭了，以後小心看顧子壽就夠了。」李氏聽他如此說，才收了眼淚，忙到上房檢出一件棉袍兒給子壽換上。從此一家人怡怡和和，過着快樂的日子。子壽對於繼母還是像從前那樣的孝敬。（波羅）

伯牙摔琴

戰國時，晉上大夫俞伯牙到楚國聘歸來，路經馬鞍山下，因結識樵子鍾子期，引為知音，相約於明年此日仍在山下相會。光陰迅速，眼望着又到中秋。伯牙即奏准晉主，請假南歸。伯牙收拾行李，仍取水路南行。上船後，吩咐水手，但遇灣泊處，就來通報。事很湊巧，剛剛中秋月夜，水手來稟道：「前面是馬鞍山了！」伯牙出得船來，望見山近水，遠挾稀澗得出去年會子期的地方，吩咐水手把船停了。趁了月色，在船面上看着那茫茫煙水，銀裝世界，更引起了無限的回憶。去年與知己相會，雨止月明，今夜重來，仍是良夜。他約定江邊相候，如何全無蹤影。莫非爽約？！過了一會，又猜想道：「我雖會得了，江邊來往船隻很多，我今日所繫的不是官船，他急切裏如何

隱得出來。去年貧賤爲揮琴愛聽知音，今夜當仍將瑤琴奏上一曲，吾弟聽了必然前來相見。」便命琴童取琴桌安放硯頭，焚香設座。伯牙拉開琴囊，調弦轉轆，繞沓音律，商絃中有哀怨之聲，伯牙停琴不操，暗自驚訝道：「商絃哀聲淒切，吾弟必遭憂在家，去年相見時，他曾說父母年老，若非父喪，必是母亡。他爲人至孝，事有輕重，事失信於我，決不肯失禮於親，所以不肯前來相會。來日天明，我親自上岸一探究竟。」叫琴童收拾琴桌，下船就寢。

伯牙一夜不曾睡，真個巴明不明，盼曉不曉。看看月移機影，日出山頭，起來梳洗整衣，命琴童攜琴相隨，又取黃金十銖帶去。他想：「倘吾弟居喪，可爲贖禮。」捨舟登岸，順了樵夫所走的路走去，約行十數里，出一山谷，伯牙站住。琴童稟道：「老爺爲什麼不走？」伯牙道：「山分南北，路列東西，從山谷出來，兩頭都是大路，但不知那一條路是集賢村去的，等得認得路的人，問明白了方可前去。」伯牙就在石上稍憩，琴童退立身後。不多時，左平官路上有一老頭兒，銀白的鬚鬚，垂在胸前，其亮的頭髮覆在項際，戴了一頂簪笠，穿着山村人家的粗布衣服，左手拄了藤杖，右手攜一竹籃，慢慢向這廂走來。伯牙起身整衣，向前施禮，那老翁不慌不忙，將右手竹籃輕輕放下，雙手舉藤杖還禮道：「先生有何見教？」伯牙道：「請問：這兩條路那一條是往集賢村去的？」老頭兒道：「這兩條路各通一個集賢村，左首是上集賢，右首是下集賢，兩村相離是三十里，只

先生從山谷出來，正是站在這兩山之間的中點，東去十五里，西去也是十五里，不知先生是往那一個集賢村？」伯牙開言沉吟道：「吾弟是個聰明人，怎麼說話這等糊塗！相會的那天，你應知道此間有兩個集賢村，或上或下，就該說個明白！」那老頭兒道：「先生這等沉吟，一定是說那說路的，不會說明上下，只是說了個集賢村，教先生沒處找尋了。」伯牙道：「正是爲此。」老頭兒道：「兩個集賢村中，有一二十莊戶，大抵都是隱遁避世的人。老夫在這山裏住了多年，正是：『土居三十載，無有不親人。』這些莊戶，不是舍親，便是故友。先生到集賢村必是訪友，先生只說所訪之友姓甚名誰，老夫就知他的住處了。」伯牙道：「學生要往鍾家莊去！」老頭兒聽說「鍾家莊」三字，一雙昏花眼內，簾簾的掉下淚來道：「先生別家可去，若說鍾家莊，可不必去了。」伯牙驚問道：「是爲什麼？」老頭兒道：「先生到鍾家莊，要訪那一個？」伯牙道：「鍾子期！」老頭兒聽說「鍾子期」，放聲大哭道：「子期！鍾徽我的兒呵！去年八月十五日探樵歸晚，遇着鍾士大夫俞伯牙先生，講論之間，意氣相投，臨行贈黃金二笏，吾兒負書閱讀，老拙無才，不曾禁止，日則採樵負重，暮則誦讀辛苦，心力耗廢，染成怯疾，數月之前，已亡故了。」伯牙聽了，五內崩裂，淚如泉湧，大叫一聲，傍山崖跌倒，昏絕在地。鍾公用手攙扶，回顧琴童道：「此位是誰？」琴童附耳低聲道：「就是俞伯牙老爺。」鍾公道：「原來是吾兒的好友。」伯牙醒轉來，坐在地上，口吐

疲涎，雙手隨胸，痛哭不已。道：「賢弟呀，我昨夜泊舟，還說你爽約，豈知你已爲泉下鬼，你真
 是有才無壽了！」鍾公拭淚相勸。伯牙哭罷起來，重與鍾公施禮，不敢呼老丈，改稱他老伯。伯
 牙道：「老伯，令郎還是轉散在家，還是遷葬郊外？」鍾公道：「一言難盡！亡兒臨終，老夫與拙
 荆坐在床前，亡兒言道：『人命修短由天，只是兒生前，能孝順父母，死後泉下徒增憾恨，乞葬於
 馬鞍山下江邊，以踐去年與晉大夫俞伯牙相期之約。』老夫不負亡兒臨終言語，適逢先生來的小路右
 側，一丘新土，就是吾兒之墓。今日是百日忌，老夫提一箱紙錢，往墳前燒化，實不曾想到與先生
 相遇！」伯牙道：「既如此，奉陪老伯就故前一拜。」命小童把鍾公提了竹策，鍾公在前引路，復進
 谷口，見路右果有一新土丘。伯牙脫衣下拜：「賢弟，在世爲人聰明，死後應爲神靈，愚兄此一拜
 ，就算永別可！」拜罷，放聲大哭。驚動山前山後，山左山右的黎民百姓，聽說晉大夫來祭謫子
 期，都爭先前來觀看。伯牙不曾帶得祭禮，便命小童把搖琴取出囊來，放在祭台上，整膝而坐，押
 淚兩行，撫琴一操。那些看的人，聽那琴韻鏗鏘，鼓琴太笑而散。伯牙問鍾公道：「下官撫琴，引
 令郎賢弟，悲不能已。衆人爲什麼笑？」鍾公道：「鄉區野人不知音律，以琴聲爲取樂的玩意，
 所以大笑。」伯牙道：「原來如此，老伯可知下官所奏何曲？」鍾公道：「老夫幼年也學得一點，
 如今年紀老了，五官全不中使了，所以對琴音分辨不清楚了。」伯牙道：「這就是下官關心應手，

平劇本

一曲短歌，以弔令郎，口賦於老伯一聽！」鍾公道：「老夫願聞！」伯牙誦云：「憶昔年春，江邊曾會君。今年重來訪，不見知音人，但見一抔土，慟然傷我心。傷心傷心，復傷心，不忍淚珠紛！來歡去何苦，江畔起愁雲。子期子期，你死千金義，歷盡天涯無起語，此曲終兮不復彈，三尺瑤琴爲君死！」

伯牙從衣裏取出解手刀，割斷琴弦，雙手舉琴向祭台上用力一擡，摔得玉軀攔腰，金徽零亂。鍾公大驚，問道：「先生爲什把琴摔碎？」伯牙又含淚頓首道：「摔碎瑤琴鳳尾寒，子期不在對誰彈！春風滿面皆朋友，欲覓知音難上難。」

鍾公聞言唏噓落淚。伯牙道：「老伯高居，到底是在上集賢，還是在下集賢？」鍾公道：「上集賢村第八家就是荒居，先生如今又問他怎的？」伯牙道：「下官傷感在心，不敢隨老伯登堂了。隨身帶有黃金二錠，一半代令郎甘旨之奉，一半買雞犬祭田，爲令郎春秋掃墓之費，待下官回本朝時，上表告歸林下，那時再來迎老伯與老伯母同到寒舍，以盡天年。吾就是子期，子期就是我，老伯不要以下官爲外人相看！」說罷，命小童取出黃金，親手遞與鍾公，哭拜在地。鍾公答拜，盤桓半晌別去。（圓金鐘）

平劇本事

捕鯨會

這天楚王熊旅坐在官裏得意地想：「是的，若不是衆位將軍，我焉能一鼓而滅門氏？現在膽量已罷，應該賜宴羣臣，慶賀大功了。」便傳下旨去，即日晚間在漸台與羣臣作長夜歡飲。

原來楚國大族門氏首腦越椒想殺了楚王，篡奪王位。後被楚王知曉，叫養由基把越椒射死，又把門氏完全滅掉。這一戰不但消滅了楚國的內爭，且奠定了楚國和平的基礎，所以是很值得慶賀一下的。

旨意傳下，不多時，廣大莊嚴的漸台官裏已酒饌蒸騰，燈燭輝煌，大小官員都來了。楚王吩咐衆臣按次入座。衆官員拘於禮法，規規矩矩的勸酒稱賀，却並不熱烈。楚王心想：「今日是個君臣同歡的日子，大家都規規矩矩，很沒有意思。」於是吩咐左右召徐姬來侑酒，暗示君臣不要太拘形跡的意思。

一會兒，徐姬果然來了。華麗的衣服，正適合她那不高不低的身材，烏雲般的頭髮，挽成一個高高的髮髻，圓潤的面孔中刷着一雙活潑的眸子，在燦爛的燈光下，看了簡直令人不相信是世間的美人。衆人向她行過禮。楚王說：「安定楚國，都是衆卿之功，今天盛會，是君臣同樂，徐妃可

事本劇平

獨我勸酒，大家也不要拘執！」

輕敲檀板，慢引歌喉，戰歌戰舞，神情光彩，簡直把在座的人都引到快樂的天上去。了。「樂以忘形」，這是古人所忌諱的，楚王和羣臣，在忘形之際，末座上一員小將，眩於徐姬的姿色，當徐姬按次勸酒到了他眼前時，他竟不知所措了。

這時忽然一陣大風吹來，台上所有的燈燭全被吹滅，那小將竟趁勢攔住徐姬的玉手。徐姬不但是美色，而且是有賢德的婦人，她怎能坐吞下這污辱，便順手持下小將的衣襟甩開他，摸索着走到楚王身邊，低聲告訴了楚王。

楚王心裏想道：「怎好爲着表現婦人一己之節操，而污辱天下之士呢？」笑着回答徐姬道：「你且回後宮，我自有方法處置。」徐姬聞言回宮去了。楚王又對羣臣道：「且不要掌燈，我想起一個酒令，大家都把盞纓摘去，點起燈來時，有未摘去者，罰酒三杯！」

大家不知就裏，一齊把冠纓摘下，燈再亮起來時，再找不到一個冠上有纓的人。

事過未久，晉國大司馬先蔑引兵來攻楚國。楚王命鍾尹襄老將兵禦敵。

襄老部下有個青年小將，名叫唐蛟，自請做前鋒。襄老看他年輕，恐不解兵術，所以拒絕他的

請求。襄老便自己引兵應戰，誰知竟被先蔑打了個一敗塗地。楚王聽說大怒，免了襄老的官職，親自出征。不料被先蔑圍了起來。楚王情急，便帶領了數十人突圍而出，晉軍在後面緊緊追趕。

正在生死存亡之際，山脚下閃出一員小將，直取先蔑，先蔑措手不及，被小將攔了過來。晉軍大亂，楚軍左右衝殺，乃反敗為勝。

楚王回到宮裏，斬了先蔑，詢問那年青小將的姓名。

「臣名叫唐蛟。」那小將軍很恭敬的說。

「你怎的這樣英勇？」

「大王可記得那年漸宮摘纓的事嗎？那握徐姬手的就是我。若非大王仁德，小臣早已作了泉下鬼了。」

楚王這才恍然當年徐姬所說的事，他很是歡喜，於是就命唐蛟代替襄老領兵，並且參預朝政。

（張海東）

搜孤救孤

東周列國時候，晉文公稱霸，大臣禮衰，立功最多，文公死後，襄公、靈公、成公、景公，相繼登位。趙衰的兒子趙盾，趙盾同趙盾，趙盾齊，趙盾的兒子趙朔，或有賢才，或有武功，便都執掌着歷朝軍政大權。

這晉景公是個昏君，任用趙朔做宰相，却又不甚相信他。趙朔時常對他講些治國安民的話，景公只是覺得煩，景公所愛的，乃是吃酒打獵，寵幸小人。在一般小人之中有個名叫屠岸賈的，尤其得勢，當日趙盾在朝時，就看出他不是個好人，常常斥責他，他心中雖然忿恨着，無奈以前的幾位君主，都敬重趙盾，他也只好低頭。如今趙盾既已去世，他便把一肚子怨氣，全洩在趙朔身上。平日在伺候景公之時，專說趙朔的壞話，並且捏造了許多證據，說趙家叔姪弟兄，預備造反。景公心中既不喜歡趙朔，便把屠岸賈的話當真，更不仔細想一想，就命屠岸賈率領兵丁，把趙朔祖門抄斬。

其時有個大臣，名叫韓厥，當初原是趙盾一手提拔起來的人，他在朝中，聽到了這個消息，趕忙跑去告訴趙朔，叫趙朔投奔外國，趙朔却說：「君要臣死，不得不死。」我原是无罪的人，如若潛逃，無辜也變成有罪了，我跑個什麼？」韓厥見趙朔不肯逃走，必遭屠岸賈的毒手，當下就流下淚來。趙朔又說：「吾妻現時懷孕在身，快要臨盆，生下來的兒女兒，那也不必說了，萬一是個兒子，也可延傳趙氏一脈，倘若韓將軍能設法代為保全，我真感激不盡了。」

韓厥聞言，想了一想答道：「我深恨沒有力量去殺奸賊之類，這一件事，我自自然要勉力去做，只恐奸賊蓄意已久，一定要斬草除根，那便怎麼是好？相國何不乘早把公主送進宮去，讓那奸賊下不得手！」原來趙朔的妻子——莊姬，是成公的女兒，景公的姐姐，國母成夫人現在世，所以韓厥如此主張。趙朔當下連連稱是。

韓厥去後，趙朔就把此話和莊姬說了。牛離死別，夫妻抱頭痛哭了一場。趙朔又說：「將來生了女兒，可以取名趙文，生了兒子，可以取名趙武。文的無用，武的長大了，當登趙門報此仇海深仇。」說過了此話，又把門客程嬰和公孫杵臼二人請來，託他二人，送莊姬進宮去。這程嬰和公孫杵臼，都是有血性的男子，趙朔向來看待他二人和手足一般，故此把這千斤重担，交給他二人。

就在那天半夜裏，屠岸賈果然帶了幾百名兵丁，闖進了趙家，聲稱「奉命討逆」，把趙朔和他叔叔趙同趙括，全家大小百餘人，一齊抄斬，直殺得屍橫堂戶，血浸庭階。及至查點人數，屠岸賈忽然發覺其中獨少了一個莊姬。他便和左右說道：「走了一個莊姬，原不打緊，只是我會打聽過，她已懷孕在身，留下逆種，必生後患，你等快快給我搜查，捉到之時定有重賞。」左右聞言，就去找了一陣，依然毫無蹤影，一間鄰居人家，才知離昨夜有一乘小轎，抬進宮中去了。屠岸賈更不遲疑，立刻進宮去和景公說知，景公皺皺眉頭道：「莊姬乃是寡人的姐姐，國母心愛的女兒，寡